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六十八

宋　宣城太守范　曄撰

唐　章懷太子　賢注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

張宗傳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也王莽時為縣陽泉鄉佐續漢書曰鄉佐主佐鄉收稅賦會莽敗義兵起宗乃率陽泉民三四百人

起兵略地西至長安更始以宗為偏將軍宗見更始政亂因將家屬客安邑及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宗詣禹自歸禹聞宗數多權謀乃表為偏將軍禹軍到栒邑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栒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筒中令各探之筒以竹為之鄭玄注禮記云圓曰簞方曰筒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

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為後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勢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及還到長安宗夜將鋭士入城襲赤眉中矛貫胛胛背上兩膊間又轉攻諸營保為流矢所激皆幾至於死及鄧禹徵還光武以宗為京

輔都尉秦每郡有尉一人典兵禁景帝更名都尉武帝元鼎四年置京輔都尉各一人二千石見前書注下文又有各字明脫左右輔三字也○劉攽曰按武帝置三輔都尉此將突騎與征西大將軍馮異共擊關中諸營保破之遷河南都尉建武六年都尉官省拜太中大夫八年潁川桑中盜賊羣起宗將兵擊定之後青兾盜賊屯聚山澤宗以謁者督諸郡兵討平之十六年琅邪北海盜賊復起宗督二郡兵討之乃設方略明購賞皆悉破散於是沛楚東海臨淮羣賊懼其威武相捕斬者數千人青徐震慄後遷琅邪相

其政好嚴猛敢殺伐永平二年卒於官

法雄傳

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也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稱田姓故以法為氏法章齊湣王子也法章子建立為秦所滅見史記宣帝時徙三輔世為二千石雄初仕郡功曹續漢志曰郡皆置諸曹掾史功曹史主選功勞也辟太傅張禹府舉雄高第除平氏長平氏縣屬南陽郡故城今唐州平氏縣也善政事好發擿姦伏盜賊稀發吏人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宛陵令永初三年

海賊張伯路等三千餘人冠赤幘服絳衣自稱將軍寇濵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初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明年伯路復與平原劉文河等三百餘人稱使者攻厭次城殺長吏（厭次今棣州縣是也）轉入高唐（高唐今博州縣）燒宮寺出繫囚渠帥皆稱將軍共朝謁伯路伯路冠五梁冠佩印綬（漢官儀曰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冠兩梁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無五梁制者也）黨衆浸盛乃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乃徵雄為青州刺史與

王宗并力討之連戰破賊斬首溺死者數百人餘皆奔走收器械財物甚衆會赦詔到賊猶以軍甲未解不敢歸降於是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皆以為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史記范蠡之辭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乗船浮海深入遠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勢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賊聞大喜乃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恐遁走遼東止海島上五年春乏食復

抄東萊間雄率郡兵擊破之賊逃還遼東遼東人李久等共斬平之於是州界清靜雄每行部録囚徒察顔色多得情偽長吏不奉法者皆觧印綬去在州四年遷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濵帶江沔（水經曰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羨音夷）又有雲夢藪澤（雲夢澤今在安州）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為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禮記曰大道之行四靈以為畜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為畜故）

鳥不獝麟以為畜故獸不狘是不擾之也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檻謂捕獸之機也穽謂穿地陷獸也是後虎害稍息人以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稔熟也初平中卒官子眞在逸人傳

滕撫傳

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為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續漢志涿郡領七縣除涿以外有迺故安范陽良鄉北新城方城六縣使撫兼領之風政修明流愛于人在事

七年道不拾遺順帝末揚徐盜賊羣起磐牙連歲磐牙謂相連結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歷陽歷陽今和州縣為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將兵督揚州刺史尹燿九江太守鄧顯討之燿顯軍敗為賊所殺又陰陵人徐鳳馬勉等復寇郡縣殺略吏人鳳衣絳衣帶黑綬稱無上將軍勉皮冠黃衣帶玉印稱皇帝築營於當塗山中當塗縣之山也在今宣州乃建年號置百官遣别帥黃虎攻沒合肥合肥故城在今廬州北也明年廣陵賊張嬰等復聚衆數千人

反據廣陵朝廷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拜為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梁太后慮羣賊屯結諸將不能制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會撫等進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遂將餘衆攻燒東城縣東城縣故城在今豪州定遠縣東南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擊鳳斬之封安為平鄉侯邑三千户拜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撫復進擊張嬰斬獲千餘人趙序坐畏懦

不進詐增首級徵還棄市又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攻九江殺郡守撫乘勝進擊破之斬孟等三千八百級虜獲七百餘人牛馬財物不可勝筭於是東南悉平振旅而還以撫為左馮翊除一子為郎撫所得賞賜盡分於麾下性方直不交權勢宦官懷忿及論功當封太尉胡廣時録尚書事承旨奏黜撫天下怨之卒於家

馮緄傳

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東北緄音古本反少學

春秋司馬兵法謝承書曰緄學公羊春秋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當景公時善用兵至齊威王時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其中號曰司馬穰苴也父煥安帝時為幽州刺史疾忌姦惡數致其罪時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建光元年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又下遼東都尉龎奮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事自上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為徵奮抵罪會煥病死獄

中帝愍之賜煥光錢各十萬以子為郎中緄由是知名家富好施賑赴窮急為州里所歸愛初舉孝廉七遷為廣漢屬國都尉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以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羣賊遷隴西太守後鮮卑寇邊以緄為遼東太守曉喻降集虜皆弭散弭止也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常時長沙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衆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

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間荆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並奔走荆南皆没於是拜緄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詔策緄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攝猾亂也夏華夏也攝持也書曰蠻夷猾夏各焚都城蹈藉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師六師猶六軍也詩云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也前代陳湯馮傳之徒以寡擊衆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元帝時為西域副校尉矯發西域諸國兵四萬人誅斬郅支單于傳首長安懸於蒿街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宣帝時以衛尉持節送大宛諸國客到伊修城時莎車王萬年殺漢使者子

明乃以節告諸國王發兵五千人擊莎車殺其王傳首詣長安傅介子北地人昭帝時為平樂監時樓蘭國數反覆霍光白遣介子與士卒齎金幣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與介子飲乃令壯士二人刺殺之持首詣闕

郅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夜郎西南夷之國也成帝時夜郎王興數不從命牂柯太守陳立行縣至夜郎名興興從邑君數十人見立立數責因斷興頭案夜郎王首不傳京師殺之者陳立又非陳湯馮傅此蓋泛論誅戮戎夷耳

衛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軍所究覽也衛青霍去病俱出擊匈奴青至窴顏山斬首九千級去病斬首七萬餘級次封狼居胥山迺還也

令非將軍誰與修復前迹進赴之宜權時之策

將軍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一猶專也言出郊以外不復由內制御也淮南

子曰凡命將主親授鉞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將答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已命有司祖于國門祖道祭也鄭玄注禮記云天子九門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皋門也國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敦淮濆仍執醜虜將軍其勉之詩大雅也當周宣王時徐方淮夷反叛宣王乃進其虎猛之臣謂方叔名虎之類也虓虎怒聲也水涯曰濆敦布也醜衆也仍因也言布兵敦逼淮水之涯因執得衆虜引詩戒緄令其勉也時天下饑饉帑藏虛盡每出征伐常減公卿奉祿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為所中乃上疏曰

勢得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莊子曰孔子與柳下季為友弟名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横行侵暴諸侯驅人馬牛取人婦女貪得無親萬人苦之故樂羊陳功文侯示以謗書樂羊魏將軍也史記曰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曰此非臣之功也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緄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營道今道州縣也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萬餘人荆州平定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

以為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監軍使者張敞承宦官旨奏緄將傳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案理尚書令黄儁奏議以為罪無正法不合致糾會長沙賊復起攻桂陽武陵緄以軍還盜賊復發策免頃之拜將作大匠轉河南尹上言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為牧人職帝不納復為廷尉時山陽太守單遷以罪繫獄緄考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單超之弟中官相黨遂共誹章誣緄坐與司隸校尉李膺大司農

劉祐俱輸左校應奉上疏理緄等得免後拜屯騎校尉復為廷尉卒於官緄弟允清白有孝行能理尚書善推步之術推步謂究日月五星之度昬旦節氣之差拜降虜校尉終於家謝承書曰緄子鸞舉孝廉除郎中

度尚傳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為鄉里所推舉續漢書曰尚少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書為吏清潔有文武才略與此不同積困窮乃為宦者同郡侯覽視田得為郡上計吏拜郎中

除上虞長（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為政嚴峻明於發擿姦非吏人謂之神明（謝承書曰尚進善愛人坐以待旦擢門下書佐朱儁恒歎述之以為有不凡之操儁後官至車騎將軍遠近竒尚有知人之鑒）遷文安令（文安縣故城在今瀛州文安縣東北）遇時疾疫穀貴人飢尚開倉廩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奇之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尅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

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益陽縣名在益水之陽故城在今潭州益陽縣東殺縣令衆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朱穆舉尚自右校令擢為荊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

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
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
悉至爾乃幷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
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
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
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幷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
意衆聞咸憤踊尚勑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
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

三年羣寇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時荆州兵朱盖等征戍役久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胤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以尚為中郎將將幽兾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幷勢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尚錢百萬餘人各有差時抗徐與尚俱為名將數有功

徐字伯徐丹陽人鄉邦稱其膽智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宣城縣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椎髻也音直追反鳥語謂語聲似鳥也書曰島夷卉服由是境内無復盜賊後為中郎將宗資别部司馬擊太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斬首三千餘級封烏程東鄉侯五百户烏程今湖州縣遷太山都尉寇盜望風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卒於官桓帝下詔追增封徐五百户并前千户復以尚為荆州刺史尚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為已負乃偽上言蒼梧賊入

荆州界於是徵交阯刺史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荆州餘黨散入交阯磐身儩甲胄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燼烏竄冐遁還奔荆州刺史度尚懼磐先言怖畏罪戾戾亦罪也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為國爪牙爪牙以猛獸為喻言為國之捍衛也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也而為尚所枉受罪牢獄大事有虛實○劉攽曰案文大當作夫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

忍以茍免永受侵辱之耻生為惡吏死為敝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偽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磐字子石丹陽人以清白稱終於廬江太守尚後為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尚與戰破之戎狄憚畏年五十延熹九年卒於官

楊璇傳

楊璇字機平會稽烏傷人也高祖父茂本河東人從光

武征伐為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除因而家焉父扶交阯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璇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排囊即今囊袋繫布索也排音蒲拜反於馬尾又為兵車專彀弓弩尅共會戰○劉攽曰案已言會戰何用共

字盖本是期字誤作其遂轉作共也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梟懸也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勢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璇三遷為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

後尚書令張温特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於家

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寖橫緣隙而生剽人盜邑者不闋時月（闋息也）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或託驗神道或矯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壘盈四郊奔命首尾（壘軍壁也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奔命謂有命即奔赴之左傳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也）若夫數將者並宣力勤慮以勞定功（宣布也尚書曰宣力四方禮記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景風至則

行賞辭見和紀甄明也膚受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深知其情核者也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

以此而推政道難乎以免論語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贊曰張宗裨禹敢殿後拒殿音丁見反江淮海岱虔劉寇阻虔劉皆殺也其誰清之雄尚緄撫璇能用譎亦云振旅

後漢書卷六十八

後漢書卷六十八考證

法雄傳初平中卒官○臣人龍按自安帝永初三年己酉至獻帝初平元年庚午凡八十餘年前稱三年徵為青州刺史此云初平當是元初之誤

滕撫傳磐牙連歲○牙字是互字之誤

築營於當塗山中注當塗縣之山也在今宣州○刊誤補遺曰按有兩當塗縣一在九江郡一在宣州宣之當塗晉成帝始置東都固未之有

度尚傳冦益陽注益陽縣名在益水之陽○臣會汾按在益水之陽此前書音義中語也監本在字下加今字無義理去之

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于縣下注宣城縣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諸本同臣會汾按宣城屬丹陽郡其地自春秋以後久隸中土雖有山谿而非阻絶安得有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此傳宣字當作安安城為長沙屬邑與辰沅相近

苗獠雜處盜賊時作故抗徐制之使不得逞也且詳上下文義前序荆州攻桂陽零陵而度尚與長沙太守抗徐擊破之此追序抗徐為安城長已能約束羣盜繼又擊破公孫舉等後乃接云及在長沙宿賊皆平以見前為邑宰後為郡守皆在長沙累著成績也章懷見上文有鄉邦稱其膽智語遂以試守邑長亦係丹陽且舉扈夷卉服以實鳥語不知禹貢冀州之扈夷與丹陽郡絶不相涉

史臣論景風之賞未甄注景風至則行賞○風字監本訛昌 臣會汾按易通卦騐春秋攷異郵並有此語漢唐人經疏中常引之今攺正

後漢書卷六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六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煜　撰

唐　章　懐　太　子　賢　注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第二十九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配天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事見禮記啜音昌悅反廣雅云啜食也夫鐘

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論語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言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然而不可去鐘鼓去音丘呂反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孝經曰雖日用三牲猶為不孝言孝子者以和顏悅色為難也非謂三牲而已然不可闕甘旨存器而亡本樂之適也適失也言感飾鐘簴之器而忘移風之本是失樂之意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不義而崇養更為親憂是孝之累也修已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也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

恥祿親也干求也謂不以道求祿故可恥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檄召書也東觀記曰義為安陽尉府檄到當守令也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来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韓詩外傳曾子曰任重道

遠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頓猶

廢也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輙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告請假也漢制吏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病謂之賜告也年八十餘以壽終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為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以成名受禄致禮斯可謂能以孝養也若夫江革劉般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行事著于篇自此已上並華嶠之詞也

劉平傳王望　王扶附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本名曠顯宗後改為平王莽時為郡吏守菑丘長菑丘縣屬彭城國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輙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絶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

烹○劉攽曰案文少一之字平叩頭曰今旦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食音飼下同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建武初平狄將軍龎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平時復為郡吏冐白刃伏萌身上被十創困頓不知所為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乃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絶有

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
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
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
闋拜全椒長全椒縣屬九江郡也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
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
所不知所問所或作何唯班詔書而去後以病免顯宗初尚
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平及琅邪王望東萊王扶曰臣
竊見琅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扶皆年七十執性恬

淡所居之處邑里化之修身行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
知人竊慕推士進賢之義書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
錢至皆拜議郎並數引見平再遷侍中永平三年拜宗
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恁字君大見黃憲傳恁音人甚反在位八
年以老病上疏乞骸骨卒於家
王望字慈卿客授會稽自議郎遷青州刺史甚有威名
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
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

〇劉攽曰案廩倉廩也稟給穀也明此當作稟為作褐衣許慎注淮南子曰楚人謂袍為短褐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為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春秋楚子圍宋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諾吾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

而無乎是以告之王曰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巳也○劉攽曰春秋之義以為美談案文當作義之春秋之義它處可用此據上下文則不安也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嘉意議赦而不罪

王扶字子元掖人也掖今萊州縣少修節行客居琅邪不其縣所止聚落化其德小於鄉曰聚廣雅曰落居也國相張宗謁請不應欲强致之遂杖策歸鄉里連請固病不起○劉攽曰案文當作固以病不起太傅鄧禹辟不至後拜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

言（恂恂恭順之貌）然性沈正不可干以非義當世高之永平中臨邑侯劉復（復光武兄伯升之孫北海王興之子也）著漢德頌盛稱扶為名臣云

趙孝傳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蘄音幾）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王莽時置田禾將軍屯田北邊）任孝為郎每告歸嘗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洒待之（素聞孝高名故以為長者客也洒與灑通音所買反）孝既至不自名（不稱名也）

長不肯内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来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華嶠書曰孝報云三日至矣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来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州郡辟召進退必以禮舉孝廉不應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

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以衛尉賜告歸卒于家孝無子拜禮兩子為郎時汝南有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遇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絶弟季出遇赤眉將為所哺哺食之也音補胡反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鄉邑後辟司徒府薦士而退琅邪魏譚少閒者時亦為饑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

以次當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執縛賊有夷長公（夷姓也）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為諸君爨恒得遺餘餘人皆茹草萊不如食我長公義之相曉赦遣並得俱免譚永平中為主家令（公主家令）又齊國兒萌子明（兒音五兮反）梁郡車成子威二人兄弟並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焉

淳于恭傳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淳于縣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故淳于國也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為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為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為恭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墾耨不

輟後州郡連召不應遂幽居養志潛於山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客隱琅邪黔陬山遂數十年黔陬縣之山也黔陬故城在今密州諸城縣東北也建初元年肅宗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匹遣詣公車除為議郎引見極日訪以政事遷侍中騎都尉禮待甚優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言未嘗不稱善五年病篤使者數存問卒於官詔書褒歎賜穀千斛刻石表閭除子孝為太子舍人

江革傳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刼欲將去革輙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愿謹也款誠也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華嶠書曰語以避兵道也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案驗以比之猶今貌閱也革以母老不欲

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巨大也華嶠書曰臨淄令楊音高之設特席顯異巨孝於稠人廣衆中親奉錢以助供養也太守嘗備禮召革以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殆滅嘗寢伏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以為吏永平初舉孝廉為郎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傅贈送辭不受後數應三公命輒去建初初太尉牟融舉賢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侍

及進拜恒日禮焉獨視之也時有疾不會輙大官送醪膳恩寵有殊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華嶠書曰終不報書一無所受帝聞而益善之後上書乞骸骨轉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華嶠書曰致羊一頭酒二斛如有不幸

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劉般傳子愷

劉般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子囂於楚是爲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自囂至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産弟原鄉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共卧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歐血數月亦歿初紆襲王封因值王莽

篡位廢為庶人因家於彭城般數歲而孤獨與母居王莽敗天下亂太夫人聞更始即位（太夫人般之母也前書音義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母稱太夫人）乃將般俱奔長安會更始敗復與般轉側兵革中西行上隴遂流至武威般雖尚少而篤志修行講誦不怠其母及諸舅以為身寄絶域死生未必（必或作分也）不宜苦精若此數以曉般般猶不改其業建武八年隗囂敗河西始通般即將家屬東至洛陽修經學於師門明年光武下詔封般為菑丘侯奉孝王祀使

就國後以國屬楚王徙封杼秋侯杼秋縣屬梁國杼音是與反十九年行幸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言般束修至行為諸侯師束修謂束修潔也帝聞而嘉之乃賜般縉錢百萬繒二百匹二十年復與車駕會沛因從還洛陽賜穀什物留為侍祠侯永平元年以國屬沛徙封居巢侯居巢縣屬廬江郡也復隨諸侯就國數年揚州刺史觀恂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旌顯顯宗嘉之十年徵般行執金吾事從至南陽還為朝侯明年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

顯職閑而府寺寛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肺腑天子之親屬也每行幸郡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帝嘗欲置常平倉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之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之名曰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縁為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先是時下令禁民二業謂農者不得商賈也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氾勝之書曰上農區田法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種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法方七

寸深六寸間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種十畝秋收粟畝得五十一石下農區田法方九寸深六寸間相去三尺秋收畝得二十八石旱即以水沃之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濵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勑區種增進頃畝以為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多於前歲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為租可申勑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

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華嶠書曰奪作脫也肅宗即位以爲長樂少府建初二年遷宗正般妻卒厚加賵贈及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般在位數言政事其收恤九族行義尤著時人稱之年六十建初三年卒子憲嗣憲卒子重嗣憲兄愷

愷字伯豫以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假借也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

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絜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原本也懼繩政也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玄成字少翁韋賢衆讓封於兄弘宣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又為丞相見前書也近有陵陽侯丁鴻鄳侯鄧彪鴻讓國於弟盛和帝時為司徒彪讓國於弟荆鳳明帝時為太尉鄳音盲並以高行絜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景猶慕也詩云景行行止前修前賢也楚辭曰謇吾法夫前修宜

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下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為比乃徵愷拜為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遷步兵校尉十三年遷宗正免復拜侍中遷長水校尉永初元年代周章為太常愷性篤古貴處士每有徵舉必先巖穴論議引正辭氣高雅永初六年代張敏為司空元初二年代

夏勤為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為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為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前書杜欽曰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尚書曰九族既睦辯章百姓鄭玄注云辯別也章明也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

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前書曰今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樸猶濁其源而求流清也太后從之時征西校尉任尚以姦利被徵抵罪尚曾副大將軍鄧隲隲黨護之而太尉馬英司空李郃承望隲旨不復先請即獨解尚臧錮愷不肯與議後尚書案其事二府並受譴咎二府即馬英李郃朝廷以此稱之視事五歲永寧元年稱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以千石祿歸養河南尹常以歲八月致羊酒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

之德帝乃遣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尚書陳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前書音義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嶽股肱元首鼎足居職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足三公之象協和陰陽調訓五品五品五常之教也三公燮理陰陽敬敷五教也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尚書納舜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也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倀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

空倀遷並為掾屬具知其能倀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而無怨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也言愷有仲尼孟軻之德也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二司謂為司徒司空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景慕以為法式海內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孔光成帝時丞相哀帝時免後以日食徵詣公車復為丞相師丹哀帝時代王莽為大司馬後為大司空鄧彪

明帝時為太尉章帝元和元年賜策罷和帝即位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張酺和帝永元五年為太尉後策免十五年復為司徒誠宜簡練卓異以厭衆望書奏詔引愷拜太尉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釁及其子二世謂父子俱禁錮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褎廷尉張皓議依光比比類也以邠類叔孫光亦錮及子也比音庇愷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公羊傳曰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畔也曷為不言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

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其諱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謂二罪俱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但與今尚書不同耳如令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左傳曰刑濫則懼及善人〇劉攽曰如令使臧吏案文多一如字非先王詳刑之意也尚書周穆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鄭玄注云詳審察之也有詔太尉議是視事三年以疾乞骸骨久乃許之下河南尹禮秩如前歲餘卒于家詔使者護喪事賜東園祕器錢五十萬布千匹少子茂字叔威亦好禮讓歷位出納出納為尚書喉舌之官也出謂

受上言宣於下納謂聽下言傳於上桓帝時為司空㑹司隸校尉李膺等抵罪而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下獄當死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共上書訟之帝不悅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茂遂坐免建寧中復為太中大夫卒於官

周磐傳蔡順附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徵士燮之宗也燮自有傳祖父業建武初為天水太守磐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

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薛君章句赬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為此祿仕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以韋皮為帶未仕之服也求仕則服革帶故解之賈山上書曰布衣韋帶之士也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陽夏屬淮南郡重合屬勃海郡頻歷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于冢側教授門徒常千人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

嗇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術嗇愛惜也滑亂也列仙傳曰方回堯時隱人也堯聘之練食雲母隱於五柞山至夏啓末為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去高士傳曰堯舜各以天下讓支父支父曰予適有勞憂之病方且療之未暇理天下也莊子作支伯吾親以没矣從物何為遂不應物猶事也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歲朝歲旦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奥東南隅謂之奥陰堂幽暗之室又入其奥死之象也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歛形懸封濯衣幅巾歛形謂衣覆其形懸封謂直下棺不為埏

道也濯衣浣衣也不更新制幅巾不加冠也封音窆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者以為知命焉磐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母至孝井桔槔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

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卒音千訥反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噬嚙也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

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為東閤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圜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年八十終于家

趙咨傳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燕故城今滑州胙城縣也古南燕之國也父暢為博士咨少孤有孝行州郡召舉孝廉並不就延熹元年大司農陳豨舉咨至孝有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傅陳

蕃大將軍竇武為官者所誅咨乃謝病去太尉楊賜特辟使飾巾出入請與講議以幅巾為首飾不加冠冕舉髙第累遷敦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甞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歎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徵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以禮發遣前後再三不得已應召

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咨為敦煌太守時薦暠為孝廉迎路謁候咨不為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為時人所貴若此咨在官清簡計日受奉豪黨畏其儉節視事三年以疾自乞徵拜議郎抗疾京師○劉攽曰案抗無義當是被字將終告其故吏朱祇蕭建等使薄斂素棺藉以黄壤棺中置土以藉其屍也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勑子胥曰

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鑒兹性命以存亡為晦明死生為朝夕故其生也不為娛亡也不為慼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元氣天之氣也貞正也復旋也端際也太素太始天地之初也言人既死正魂游散反於太素旋於太始無復端際者也既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為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易繫辭之文也棺

椁之造自黃帝始劉向曰棺椁之作自黃帝始案禮記曰殷人棺椁蓋至殷而加飾爰自陶唐逮于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禮記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堲周殷人棺椁古史考曰禹作土堲以周棺堲音即七反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以牆翣之飾禮記曰周人牆置翣盧植曰牆載棺車箱也三禮圖曰翣以竹為之高二尺四寸廣三尺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葬時令人執之於柩車傍也表以旌銘之儀禮記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〇劉攽曰表以旌銘之儀案旌銘合作銘旌招復含斂之禮招復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穀梁傳曰貝玉曰含禮記曰小斂於户内大斂於阼也殯葬宅兆之期

期謂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二日而殯踰月而葬宅兆葬之塋域也棺槨周重之制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鄭玄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又曰君松槨大夫栢槨士雜木槨注云天子七重諸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也衣衾稱襲之數凡小斂諸侯大夫士皆用複衾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又曰天子襲十二稱諸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小斂尊卑同十九稱大斂天子百稱上公九十稱侯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單複具曰稱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已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積陵戰國當春秋時也積陵謂積廢陵遲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隧謂掘地為埏

道王之葬禮也諸侯則懸柩故請之也左傳晉文公朝于襄王請隧不許秦伯殉葬左傳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繆公名也以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殉葬國人哀之為賦黃鳥之詩也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椁之奢宋司馬桓魋也自為石椁三年不成孔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見禮記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貲糜於三泉人力單於酈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也秦始皇初即位營葬驪山役徒七十餘萬人下錮三泉宮觀百官奇器珍怪莫不畢備令匠作弩矢有所穿近矢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上具天文以人魚為膏燭事見史記○劉攽日注人魚為膏燭案文膏當在為字上自生民以來厚

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謂周公制禮之後仲尼自衛反魯又定之也墨子勉以古道猶不能禦也禦止也言猶不能止其奢侈墨子曰古者聖人制為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堯葬卭之山滿坎無窆舜葬紀市禹葬會稽皆下不及泉上無遺臭三王者豈財用不足哉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尚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以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為厚葬替廢也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棺合椁以為孝愷豐貲重襚以

昭惻隱穀梁傳曰衣衾曰襚音遂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二妃娥皇女英也禮記曰舜葬於蒼梧蓋二妃未之從也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況於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同即會謂呂望為太師死葬於周其子封於齊比五代皆反葬於周此時同則會也時乖則別謂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王孫者楊王孫也臨終令其子曰吾死可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脫其囊以身親土遂裸葬見前書墨夷露骸墨夷謂為墨子之學者名夷之欲見孟子孟子曰吾聞墨之治喪以薄為其道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見孟子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没

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梁伯鸞父護寓於北地而卒卷席而葬鴻後出關適吳及卒葬於吳要離冢傍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況我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薄微也上同古人下不爲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椁棺歸即葬歸到東郡也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復有言矣朱祗蕭建送喪到家謝承書曰咨在京師病困

故吏蕭建經營之洛豫自買小素棺使人取乾黄土細擣篩之聚二十石臨卒謂建曰亡後自著所有故巾單衣先置土於棺内尸其中以擁其上○劉攽曰朱祇案一傳中祇祗不同當從一子胥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祗建譬以顧命譬曉也於是奉行時稱洛明達

贊曰公子長平臨寇讓生淳于仁悌巨孝以名居巢好讀遂承家禄伯豫遂巡方迹孤竹文楚薄終喪朽惟速周能感親嘗神養福感思也謂誦詩至汝墳思養親而求仕也嘗神養福謂不應辟召以壽終也左傳曰能者養之以福

後漢書卷六十九

後漢書卷六十九考證

劉平傳楚郡彭城人也○諸本同臣會汾按彭城屬楚國至後漢章帝改楚國為彭城國則兩漢並無楚郡之名疑此二字後人妄增也

承宮郇係○郇字一本作荀

趙孝傳並得俱免○俱字疑衍

江革傳莫不必給○諸本同必當作畢

劉般傳皆使與奪田同罪注華嶠書曰奪作脫也○諸

本同臣會汾按曰字衍當去脱應改啟

劉般子愷繩以循常之法注繩政也○諸本同臣會汾按政當作正

景化前修有伯夷之節○臣人龍按景化宋本作景仰何焯云景仰之誤始此景伯經師也豈范氏妄竄耶

伥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狭○臣會汾按其字衍當去

後漢書卷六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七十上下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學正臣徐立綱

謄録監生臣江晉

後漢書卷七十上

宋　宣城太守范　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班彪列傳第三十上自東都主人以下分為下卷

班彪傳子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為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廣平郡今洺州永平縣也隋室諱廣改焉彪性沈

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横之事復起于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横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外家謂王鳳王商等並輔政領尚書事也）哀平短祚國嗣三絶（哀帝在位六年平帝在位五年故曰短祚成哀平俱

無子是三絕也故王氏擅朝因竊位號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成帝威權借于外家是危自上起也漢德無害于百姓是傷不及下也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謂王郎盧芳等並詐稱劉氏也方今雄傑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如逐鹿鹿得天下共分其肉也彪既

疾囂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為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為融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司隸舉為茂才也徐縣屬臨淮郡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

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太初武帝年號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衡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見于史籍者夏太史終古殷太史向摯周太史儋也見呂氏春秋暨於諸侯國自有史左傳魯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衛史華龍滑曰我太史也楚有左史倚相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乘者興于田賦乘馬之事檮杌者嚚凶之類興于記惡之誡春秋以

二始舉四時以記萬事遂各因以為名其記事一也見趙岐孟子注定哀之間魯定公哀公也曾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不行于時為闇也其書今亡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

上自黃帝下訖獲麟（武帝泰始二年登隴首獲白麟遷作史記絕筆于此年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十篇謂遷歿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將相年表日者傳三王世家龜策傳傅靳列傳）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踈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黃帝老子道家也五經儒家也遷序傳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此謂崇黃老也又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此為薄五經也）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子輭弱歲時無以祭祀飲

食被服不足以自適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語仁義亦足羞也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史記游俠傳序曰季次原憲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終身空室蓬戸褐衣疏食不厭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戹盖有足道者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于世豈若卑論齊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極刑謂遷被腐刑也遷與任安書曰最下腐刑極矣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質相稱盖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易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

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謂遷著項羽本紀又陳涉起于隴畝數月被殺無子孫相繼者為世家淮南衡山漢室之王屑當世家而編之列傳言進退之失也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刋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刋削也謂削落繁蕪仍有不盡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

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葢不暇也史記衛青者平陽人也張釋之堵陽人並不顯郡之類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惟紀傳而已傳曰敘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彪復辟司徒王況府王音肅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建武二十三年王況為司徒十九年建明帝為太子十七年封諸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見論語賈誼以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于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于楚不能

無楚言也賈誼上疏之辭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公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左傳曰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左傳衛大夫石碏諫衛莊公之辭也詩云詒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詩大雅也詒遺也宴安也翼敬也言文王遺其孫以善謀武王以安敬之道遺其子子謂成王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文帝時鼂錯為博士上言曰人主所以顯功揚名者以知

術數也今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知術數願陛下擇聖人之術以賜太子上善之拜錯為太子家令賈誼教梁王以詩書賈誼為梁王太傅梁王文帝之少子名揖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中宗宣帝也時元帝為太子宣帝使王褒劉向張子僑等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讀誦蕭望之為太傅周堪為少傅並見前書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脩習禮樂而傅相未置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

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箱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漢官儀曰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東箱省視膳食以法制勑太官尚食宰吏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明不媟黷所以廣敬也太子僕一人秩千石中允一人四百石主門衛徼廵書奏帝納之後察司徒廣為望都長吏民愛之察舉也司徒薦為廣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二子固超超别有傳

論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論語孔子

(曰可謂仁之方鄭玄注云方猶道也)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言彪當中興之初時運未泰故不以貧賤為恥何守道清靜之固也恬淡猶清靜也篤固也)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書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九流謂道儒墨名法陰陽農術縱橫)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寛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謝承書曰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永平初東

平王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閤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奏進也記書也前書待詔鄭朋奏記于蕭望之奏記自朋始也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號驃騎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惟蒼與周公二人而已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司馬相如喻蜀之辭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螘竊覯國政螻螘謂細微也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千載謂自周公至明帝時千餘載也先聖謂周

公也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勢博貫世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别于目左傳曰求善不厭也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負薪賤人也三略曰負薪之語廊廟之言也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言士爭歸之急遽也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皐之薦舜舉皐陶湯舉伊尹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為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明宣於當世遺烈著于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

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論語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言恣心之所為皆閤合於法則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俊彥也詩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鄭玄注曰顯光也言桓梁可參多士助祭于清廟為光輝也爾雅曰髦俊也美士為彥
京兆祭酒晉馮結髮脩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育字元春見儒林傳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温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

焉莽賢平當孔光翟方進也流俗本平字作호誤宜令考績以叅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絶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把梁一介之死說苑曰趙簡子游于西河而嘆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吉桑對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加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又曰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華周進鬬壞軍陷陣三軍不敢當至莒城下殺二十七人而死也涼州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之以術藝卞嚴卞莊子也新序曰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顔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至見于

將軍曰初獨與毋處是以戰而三北今毋歿矣請塞責遂赴敵而鬬獲甲首而獻曰夫三北以養毋也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殺十人而死論語孔子曰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己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西國怨曰何獨不來也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固集殷作殷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為歎也秋猶時也論語孔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離被也斷趾刖足也事見

韓子靈均納忠終於沈身屈原字靈均納忠于楚終不見信自沈于汨羅之水而死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昃之聽信音申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蒼納之父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偽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

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前書固叙傳曰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除蘭臺令史漢官儀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為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六代謂武帝史臣謂司馬遷也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史記起自黃帝漢最居其末也太初以後闕而不

錄故探撰前紀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高惠呂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二代也幷王莽合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合百篇前書音義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言考覈時事具四時以立言如春秋之經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為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脩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

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相如作上林子虚賦吾丘壽王作士大夫論及驃騎將軍頌東方朔作客難及非有先生論其辭並以諷諭為主也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賔淫侈之論其辭曰有西都賔問於東都主人曰中興都洛陽故以東都為主而謂西都為賔也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皇大也尚書曰厥既得吉卜則經營高祖五年婁敬説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都洛陽此為有意都河洛矣張良曰洛陽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於是上即日西都關中此為輟而弗康也輟止也康安也主

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廣雅曰攄舒也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于雍州實曰長安前書音義曰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都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泰華終南之山函谷關名也左傳曰崤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故曰二崤太華山也山海經曰華首之西六十里曰太華終南長安南山也詩曰終南何有注云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右界襃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襃斜谷名南口曰襃北口曰斜在今梁州隴首山名在今秦州洪大也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華實之毛謂草木也左傳曰食土之

毛前書曰秦地九州膏腴尚書雍州厥田上上防禦謂關禁也揚雄衛尉箴曰設置山險盡為防禦與深也言秦地險固為天下深奧之區域**是故横被六合三成帝畿**前書音義曰關西為横被猶及也呂氏春秋曰神明通于六合高誘注云四方上下為六合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三成謂周秦漢並都之也**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龍興虎視喻盛彊也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易曰虎視耽耽**仰寤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寤猶曉也協合也高祖至霸上五星聚于東井又河圖曰帝劉季日角戴勝斗匈龍股長七尺八寸昌光出軫五星聚井期之興天授圖地出道予張兵鈐劉季起東井秦之分野明漢當代秦都關中**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奉春君婁敬也春者四時之始婁敬亦始建遷都之策故以號焉留侯張良也

蒼頡篇曰演者引也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天謂五星聚東井也人謂婁敬等進說也皇明謂高祖也西顧謂入關也詩云乃眷西顧於是睎秦嶺睋北阜挾酆霸據龍首睎望也音希睋視也音蛾秦嶺在今藍田東南北阜即今三原縣北有高阜東西橫亘者是也酆水出鄠縣南山豐谷霸水出藍田谷三秦記曰龍首山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達樊川在傍曰挾在上曰據也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奢而極侈肇始也始自高祖終於平帝為十二代也建金城其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金城言堅固也張良曰金城千里杜預注左傳云方

文為堵三堵為雉字林曰呀大空也音火加反周禮國方九里旁三門每門為大路故曰三條鄭玄注周禮云司門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也

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傍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

字林曰闤里門也闠里中門也且千言多也漢宮闕疏曰長安九市其六在道西三在道東隧列肆道也鄭玄注禮記曰廛市邸舍也

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游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

論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詩周頌云惠我無疆疆境也詩小雅曰彼都人士毛萇注云城郭之域曰都五方謂四方及中央也前書曰秦地三方雜錯鄭玄注周禮曰肆

市中陳物處也杜元凱注左傳云姬姜大國之女也鄉曲豪俊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騖乎其中豪俊游俠謂朱家郭解原涉之類也原嘗謂平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也春陵謂春申君黃歇信陵君無忌也並招致賓客名高天下也若乃觀其四郊浮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浮游謂周流也杜霸謂杜陵霸陵在城南故南望也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在渭北故北眺也並徙人以置縣邑故云名都對郭蒼頡篇曰紱綬也冕冠也其所徙者皆豪右富貲吏二千石故多英俊冠蓋之人如雲言多也詩云出其東門有女如雲七相謂丞相車千秋長陵人黃霸王商並杜陵人也韋賢平當魏相王嘉並

平陵人也五公謂田蚡為太尉長陵人張安世為大司馬朱博為司空並杜陵人平晏為司徒韋賢為大司馬並平陵人也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彊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前書音義曰五都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三選選三等之人謂徙吏二千石及高貲富人及豪傑幷兼之家於諸陵蓋以彊幹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見前書自元帝已後不遷故唯七焉爾雅曰觀指示也選或為徙義亦通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逴犖諸夏兼其所有前書曰秦地沃野千里人以富饒逴犖猶超絕也逴音卓犖音呂角反諸夏謂中國也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濵其足穹谷深谷東方朔曰漢興

去三河之地止灞滻之西都涇渭之南北謂天下陸海之地也范子計然曰玉出藍田商及上洛皆縣名隈山曲也濵猶近也鄠杜二縣名近南山之足爾雅云麓山足也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曰近蜀孔安國注尚書曰澤障曰陂停水曰池前書曰巴蜀土肥美有山林竹樹蔬食果實之饒今南山亦有之與巴蜀相類故曰近蜀爾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野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陰謂北也九嵕山尤高峻故稱冠云甘泉山在雲陽北秦始皇於上置林光宮漢又起甘泉宮益壽延壽館通天臺故云秦漢之所極觀王褒字子淵作甘泉頌揚子雲作甘泉賦故云淵雲頌歎下有鄭白之沃衣食

之源隄封五萬疆埸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臿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棻史記曰韓使水工鄭國說秦令引涇水為渠傍北山東注洛溉田四萬餘頃名曰鄭國渠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溉田四千餘頃因名白渠時人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前書曰天子畿方千里隄封百萬井音義曰隄謂積土為封限也音丁兮反廣雅曰埸界也音亦周禮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說文曰塍田畦也音繩刻鏤謂交錯如鏤也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言如龍鱗之五色也五穀黍稷菽麥稻也爾雅曰禾穗謂之穎爾雅曰敷布也棻茂盛也音芬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

淮湖與海通波漕水運也蒼頡篇曰潰傍決也前書武帝穿漕渠通渭史記曰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與淮泗會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上囿謂上林苑也穀梁傳曰林屬于山為麓鄭玄注周禮曰澤無水曰藪繚猶繞也音了三輔黃圖曰上林有建章承光等一十一宮平樂繭觀等二十五凡三十六所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詩曰王在靈沼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崐崘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三萬里宣帝詔曰九真郡獻奇獸晉灼漢書注云駒形麟色牛角武帝時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又黃支國自三萬里

貢生犀條枝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甕條枝與安息接武帝時安息國遣使來獻之又曰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里並見前書

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泰紫之圓方圓象天方象地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揚雄司空箴曰普彼坤靈侔天作合放象也太紫謂太微紫宮也劉向七略曰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春秋合誠圖曰太微其星十二四方史記天官書曰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是太微方而紫宮圓也

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列子曰周穆王作中天之臺說文曰闕門觀也前書蕭何作東闕北闕豐大也冠山謂在山之上也埤蒼曰瑰瑋珍奇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梁作應龍之形

而又曲如虹也說文曰棼複屋之棟橑椽也翼屋之四阿也荷負也驤舉也爾雅曰棟謂之桴音浮雕玉瑱以居楹裁金壁以飾璫發五色之渥采光爓朗以景彰廣雅曰瑱礩也音田瑱與磌通楹柱也雕玉為礩以承柱也上林賦曰華榱璧璫韋昭注曰璫榱頭也渥光潤也爓音豔於是左墄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閾臨峻路而啟扉摯虞決疑要注曰墄者為階級平者以文塼相亞次也域亦作墄言階級勒墄然音七則反王逸楚辭注曰軒樓板也周禮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注云南面三階三面各二也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小者謂之閨簴以懸鍾也史記秦始皇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銷以為金人十二置宮中端闈宮正門也三輔黃

圖曰秦宮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仍因也衡橫也閫門限○劉攽曰注域亦作城案文當云亦作域言城字有作域者也下又云城言階級勒城是解城義耳徇以離殿別寢承以崇臺閒館徇猶繞也崇高也閒音閑煥明也言周回宮館明若列星之環繞紫煥若列星紫宮是環宮也環協韻音宦清涼宣溫神僊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玆不可殫論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清涼殿宣室殿中溫室殿金華殿大玉堂殿中白虎殿麒麟殿長樂宮有神仙殿殫盡也增槃業峨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唯所息宴增重也槃屈也業峨高也業音五臘反峨音我詭異也茵褥也駕人曰輦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成安

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漢官儀曰婕妤以下皆居掖庭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有椒房殿前書曰班婕妤居增成舍桓譚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漢宮閣名長安有披香殿鴛鸞殿飛翔殿餘未詳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墻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為列錢翡翠火齊流燿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昭陽殿成帝趙昭儀所居也說文曰裛纏也音於業反綸糾青絲綬也綸或作綸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高誘注云隨侯行見大蛇傷以藥傅之後蛇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珠說文曰釭轂鐵也音江又音工謂以黃金為釭其中銜璧納之于壁帶為行列歷歷如錢也前書曰昭陽

戺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玉璧明珠翠羽飾之異物志曰翠鳥形如燕赤而雄曰翡青而雌曰翠其羽可以飾幃帳韻集曰火齊珠也戰國策曰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言懸黎垂棘之玉並夜有光輝也

於是玄墀釦切玉階彤庭碝磩采緻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

前書曰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髹音休漆黑故曰玄墀殿上地也又曰切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釦音口碝磩琳珉並石次玉者碝音而兗反磩音戚綵緻其文理密也青熒其光色也漢武故事曰武帝起神堂植玉樹葺珊瑚為枝以碧玉為葉淮南子曰崑崙山有碧樹在其北高誘注云碧青石也謂以珠玉假為樹而植之於殿曲阿曲也

紅羅颯纚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

薛綜注西京賦曰颯纚長袖貌颯音素合反纚音山綺反

綺文繒也組綬也繽紛盛貌燭照也言精彩華飾照曜也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彼周鄭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也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前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凡十四等有昭儀婕妤娙娥傛華美人八子充衣七子良人長使少使五官順常是為十三等又有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秩祿同共為一等合十四位也窈窕幽閑也繁華美麗也百數謂以百而數之也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蕭何曹參並沛人魏相字弱翁濟陰人邴吉字少卿魯國人並為丞相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司馬相如曰垂統理

順易繼也統業也禮記曰保者慎其身以輔翼之愷樂也悌易也揚雄長楊賦曰今朝廷出愷悌行簡易王褒四子講德論曰秦之庶位任政者並施毒螫前書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而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又曰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邴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于禮讓也

故令斯人揚和樂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於祖宗膏澤洽於黎庶

孔叢子曰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前書曰蕭何薨曹參代之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弗失祖宗謂高祖中宗也

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諄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

三輔故事曰天祿石渠並閣名在未央宮北以閣祕書諄誨謂殷勤教告也詩

大雅曰誨爾諄諄鄭玄注云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諄音之純反六蓺謂詩書禮樂易春秋也稽考也前書甘露中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令蕭望之平奏其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兹為羣元元本本周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秘文承明殿前之廬也金馬署名也門有銅馬故名金馬門待詔者皆居之宏亦大也元其元本其本秘文秘書也孝經鉤命決曰丘援秘文也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周環也前書音義曰鉤陳紫宫外星也宫衛之位亦象之嚴更之署行夜之司也禮官奉常也有博士掌試策考其優劣為甲乙之科即前書曰太常以公孫弘為下第是也言百郡舉全數前書又曰興廉舉孝虎賁贅衣閹尹閽寺陛戟百重各

有佽司虎賁宿衛之臣賛衣主衣之官賛綴也音之鋭反尚書曰綴衣虎賁閽尹閽寺並官周禮有閽人寺人陛戟執戟于陛也百重言多也佽所也司主也協韻音伺周廬千列徼道綺錯廬謂宿衛之廬周於宮也千列言多也史記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徼道徼巡之道綺錯交錯也前書曰中尉掌徼巡京師也輦路經營脩涂飛閣前書音義曰輦道閣道也涂亦塗也古字通用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絚長樂陵墱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柧稜而棲金雀未央宮在西長樂宮在東桂宮明光宮在北言飛閣相連也墱陛級也音丁鄧反墉城也混同也建章宮在城西屬連也前書曰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門高二十餘丈其南有璧門之屬說文曰柧稜殿堂上最高之處也柧音孤稜音

力登反其上椄金雀焉三輔故事曰建章宮闕上有銅鳳凰即金雀也○劉攽曰注鳳闕門案文多一門字

內則別風之嶕嶢眇麗巧而竦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東有折風闕闕中記曰折風一名別風嶕嶢高也嶕音焦嶢音堯前書曰建章宮庭為千門萬戶闔謂之陰開謂之陽易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

爾乃正殿崔巍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馺娑洞枍詣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正殿即前殿也層重也臨猶未央言高之極也闕中記建章宮有駘盪馺娑枍詣殿天梁亦宮名也駘音殆盪音蕩馺音素合反娑音素可反枍音烏計反爾雅曰蓋戴覆也反宇謂飛檐上反也激日謂日激入于殿內也

神明鬱其特起遂

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回帶於棼楣雖輕信與僄狡猶愕眙而不敢階神明臺名也躋升也偃蹇高貌也軼過也前書音義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說文曰棼棟也爾雅曰楣謂之梁郭璞云門戶上橫梁也方言曰僄輕也音匹妙反鄭玄注禮記曰狡疾也字書曰愕驚也音五各反字林曰眙驚貌也音丑吏反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舍欞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失度廵回塗而下低井幹樓名也前書曰武帝作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蒼頡篇曰眴視不明也音眩欞檻樓上欄楯也欞音零稽留也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窱而不見陽淮南子曰甬道相連高誘注云

甬道飛閣複道也廣雅曰窈窱深也杳與窈通窱音宅鳥反陽明也既創前之登望乃下廻于複道宮宇深邃又不見明也排飛闥而上出若游目於天表似無依之洋洋飛闥閣上門也王逸注楚辭曰洋洋無所歸貌前唐中而後太液攬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嶽之將將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前書曰建章宮其西唐中數十里音義曰唐庭也其北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山湯湯流貌也蒼頡篇曰濤大波也碣石海畔山也說文曰濫泛也列子曰海中有神山一曰岱輿二曰貟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崔崒金石崢嶸靈草神木謂不死藥也史記曰海中神山仙人不死藥在焉崢嶸高峻也崔音阻回

反崒音才律反崢音仕耕反嶸音宏抗僊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壒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前書曰武帝時作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金莖即銅柱也軼過也埃壒塵也鮮潔也說文曰顥白貌音皓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游從乎斯庭實列僊之攸館匪吾人之所寧丕大也誕欺也前書曰齊人李少翁以方士見上上拜為文成將軍言于上曰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為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又曰膠東人欒大多方畧而敢為大言言曰臣常往東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乃拜為五利將軍刑法也列僊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

敎神農又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囿因兹以威戎夸狄耀威而講事大武謂大陳武事也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也命荆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内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荆州江湘之地其俗習于捕鳥故使起之梁野巴漢之人其俗習于逐獸故使其人驅之闐音田聚音才諭反水衡虞人理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前書曰上林苑屬水衡都尉虞人掌山澤之官周禮曰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鄭司農曰表所以識正行列也續漢書將軍領軍皆有部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罘罔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帀

星羅雲布鄭玄注禮記曰獸罟曰罘音浮紘罘之網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蔡邕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于乘輿天子車駕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備千乘萬騎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執金吾奉引侍中驂乘飛廉館名也武帝所作前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于館上作之因以名焉○劉攽曰乘鑾輿案注所觧乘輿之義則多此鑾字遂繞酆鎬歷上蘭六師發胄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酆文王所都在鄠縣東鎬武王所都在上林苑中三輔黄圖云上林苑有上蘭觀尚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又曰百獸率舞駭殫言驚懼也震震爚爚奔走之貌爚音

躍塗汚也反覆猶傾動也車騎既多視之眩亂有似傾動跦跌也音汝九反躪轢也音力刃反拗猶抑也音於少反言且抑六師之怒而少停也

爾乃期門佽飛列刃鑽鏃要趹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無單殺中必疊雙颮颮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

前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于殿門故號期門又曰募佽飛射士音義佽飛本秦左弋官也武帝改為佽飛官有一令九丞在上林中紡矰繳弋鳧雁歲萬頭以供宗廟蒼頡篇曰攢聚也鑽與攢通爾雅曰金鏃剪羽謂之鍭音侯廣雅曰趹奔也音決機弩牙也說文曰掎偏引也音居綺反颮颮紛紛衆多也說文曰颮古飈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于矢謂之矰矰高也

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失木豺狼懾竄

郭璞

注山海經曰猿似猴而大臂長便捷色黑蒼頡書曰狖似狸音以救反淮南子曰猨狖顛蹷而失木枝慴懼也音之葉反竄走也協韻音七外反

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蹷潛深也穢謂榛蕪之林虎兕之所居也爾雅曰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廣雅曰蹷跳也音居衛反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許少秦成並未詳僄狡獸之輕捷者說文曰搤捉也音戹搤與扼通噬齧挫折也脰頸也徒空也謂空手搏殺之也爾雅曰暴虎徒搏也殺音所界反挾師豹拖熊螭頓犀犛曳豪羆超迴壑越峻崖蹷巉巖鉅石隤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師師子也說文曰拖曳也音徒可反杜預注左傳云螭山神獸

形郭璞注山海經曰犀似牛而猪頭黑色有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犛音力之反爾雅曰羆似熊而黄巉巖山石高峻之貌也殄盡也夷猶殺也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埶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厭獸相枕藉前書宣帝幸萯陽宮屬玉觀音義曰屬玉水鳥也似鵁鶄於觀上作之因以名焉三輔黄圖曰上林有長楊宮鄭玄注禮記曰土高曰臺有木曰榭獲協韻音胡卦反楚詞曰山蕭條而無獸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而斟酌割鮮野食舉燧命爵胙餘肉也左傳曰歸胙于公詩小雅曰炰之燔之毛萇注曰以毛曰炰音步交反子虛賦曰割鮮染輪孔安國注尚書曰爲獸

新殺曰鮮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裴回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大輅玉輅也周禮曰凡馭輅儀以鑾和為節鄭玄注曰鸞在衡和在軾皆金鈴也三輔黃圖曰上林苑有豫章觀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堤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布繡燭燿乎其陂漢宮閣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之象也雲漢天河也郭璞注爾雅云茝香草音昌改反曄曄猗猗美茂之貌說文曰摛舒也玄鶴白鷺黃鵠鵁鸛鶬鴰鴇鶂鳧鷖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郭璞注爾雅云鵁似鳧脚近尾略不能地行江東謂之魚鵁音火交反說文曰鸛鸛雀也爾雅曰鶬麋鴰音括

郭璞注曰即鶬鴰也今關西呼為鴰鹿鴰似雁而大無趾音保鵁水鳥也莊子曰白鵁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李巡注爾雅曰在野曰鳧在家曰鶩並鴨也鄭玄注詩云鷖鳧屬也音一兮反周處風土記曰鷗鷖鮋也以名自呼大如雞生卵于荷葉上毛萇注詩云大曰鴻小曰鴈

於是後宮乘輚路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袪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

埤蒼曰輚臥車也音仕板反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次以虞桓譚新論曰乘車玉瓜華芝及鳳凰三蓋上林賦曰乘法駕建華旗高誘注淮南子曰袪舉也澹隨風之貌也澹音徒濫反淡音徒敢反

櫂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謍厲天鳥羣翔魚闚淵

櫂楫也謳歌也震協韻音真謍聲也音火宏反

招白鷴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

招猶舉也弩有黄閒之名此言白閒蓋弓弩之

鷫本或作白鷳謂鳥也西京雜記曰越王獻高帝白鷳黑鷳各一雙說文曰揄引也音投文竿翠羽為文飾也闕子曰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鍛黃金之鉤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撫鴻幢御矰繳方舟並騖俛仰極樂廣雅曰幢謂之幬幢音直江反即舟中之幢蓋也本或作罿罿罬鳥網也音衝矰弋矢也繳以繫箭也方舟並兩舟也遂風舉雲搖浮游普覽前乘秦領後越九嵕協韻音綜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薄迫也岐山雍縣在扶風儲積也供協韻音九用反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採游童之歡謠第從臣之嘉頌上下謂天地也接亦祭也究盡也用謂犧牲玉帛之物也列子曰堯

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歟亂歟堯乃微服游于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人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令同于堯也前書曰宣帝頗好神仙王褒張子僑等並待詔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焉

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畆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曽之規矩槩乎隠隠各得其所十代百年並舉全數也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穀梁傳曰古者有士人商人農人工人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賈便其肆農安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也若臣者徒觀迹乎舊墟聞之乎故老什分而未能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後漢書卷七十上

後漢書卷七十上考證

班彪傳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何焯校本引史通云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

從漢元至武以絶則其功也○舊本作從漢元至武則絶其功也毛本作從漢元至武則以絶其功也皆不成文理今從監本

黜淮南衡山○何焯校本云淮南衡山之不為世家與淮陰黥彭同例

性相近習相遠也注見論語○臣會汾按宋本作見何論蓋何晏注論語故唐人以何氏本為何論後人不考所由認為錯誤改作論語義雖無害要須仍古人之舊不必竄易也

後察司徒廉注云司徒薦為廉○諸本同臣會汾按正文及注廉字上皆脫一孝字前云舉司隸茂才注司

隸舉為茂才也文法正與此同

班彪子固不可彈論注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清涼殿宣室殿中溫室殿○一本作宣寶中溫殿誤今從宋本增改

珊瑚碧樹周阿而生注漢武故事曰武帝起神堂植玉樹茸珊瑚為枝○茸字一本作茸臣會汾按茸與茸皆非也此字當作叢因與茸同音故誤不知者又妄改為茸耳

雖輕信與僄狡○臣會汾按信字義未妥當從文選作迅

後漢書卷七十上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七十下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懐　太　子　賢注

班固列傳第三十下

班固傳

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惡睹大漢之云

為乎唱歎貌也前書曰人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保守也謂守河山之險以為界昭襄昭王襄王也惡安也音烏夫大漢之開原也奮布衣以登皇極繇數期而創萬世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漢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劒取天下高祖起兵五年而即帝位故云由數期繇即由也孔安國注尚書云匝四時曰期萬世盛言之也六籍六經也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人故婁敬度埶而獻其說蕭公權宜以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橫音胡孟反高祖入關秦王子嬰降而五星聚于東井此功有橫而當天也逆謂以臣伐君前書陸賈曰湯武逆取

而以順守之及高祖入關秦人爭獻牛酒此謂討有逆而順人也蕭敬已見上又曰蕭何脩未央宮上見壯麗甚怒何對曰天下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威重且無令後代有以加也時豈奢侈而安之哉言天下初定計不得已而都西京也

吾子曾不是睹顧燿後嗣之末造不亦闇乎顧反也燿炫燿也言吾子曾不睹度埶權宜之由而反炫燿後嗣子孫末代之所造非其盛稱武帝成帝神僊昭陽之事也

今將語子以建武之理永平之事監乎泰清以變子之惑志淮南子曰太清之化也和順以寂漠質直以素樸高誘注曰太清無為之化也

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天人謂天意人事共相誅也

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

壄無完柩郭罔遺室原野猒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也人者神之主生人既亡故鬼神亦絶也楊子法言曰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坑四十萬人原野猒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也故下民號而上愬上帝懷而降鑒致命於聖皇上帝天也聖皇光武也懷猶愍念也降下也鑒視也言上天愍念下人之上愬故下視四海可以為君者而致命於光武也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爾發憤應若興雲霆發昆陽憑怒雷震乾符坤珍謂天地符瑞也皇圖帝文謂圖緯之文也霆疾雷也發于昆陽謂破王尋王邑憑盛也言盛怒如雷之震協韻音真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

高邑建都河洛跨據也言光武渡河據北嶽遂即位於鄗而改鄗為高邑也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紹繼也屯難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造化天地也滌除也作起也杜預注左傳云凡人君即位欲體元以居正穀梁傳曰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爾雅曰系繼也緒業也前書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言光武能繼唐堯之統業也恢大也三五三皇五帝也豈特方軌並迹紛綸后辟理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軌轍也紛綸猶雜蹂也爾雅曰后辟君也險易猶理亂也言光武功德勤勞兼於前代百王非直一聖帝也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

四海之内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虙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又曰湯武革命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基始也帝王紀曰虙犧氏風姓也制嫁娶之禮取犧牲以充庖厨以食天下故號庖犧後或謂之伏犧言光武更造夫婦如伏犧時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車造器械斯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黄帝號軒轅氏前書昔在黄帝畫野分州易繫辭曰神農氏日中為市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刳木為舟剡木為楫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言光武利人如軒轅也龔行天罰應天順民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尚書武王曰今予惟龔行天之罰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

而應乎人言光武征伐如湯武者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尚書曰盤庚遷于殷史記曰帝陽甲之時殷衰諸侯莫朝陽甲崩弟盤庚立自河北度河南居湯之故地行湯之政殷道復興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孔安國曰洛邑地埶之中也春秋命歷序曰成康之隆醴泉湧出言都洛陽如殷宗周成之制也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孟子曰紂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人莫非其臣也又曰舜文王相去千有餘歲若合符契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左傳仲尼曰古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孫卿子曰生人之始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尚書允恭克讓謂躬自儉約同於文帝也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憲章猶法則也

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若稽古帝堯言法乎考古而封泰山勒石以記成功也炳明也其禮儀明乎武帝也

槩六經而校德妙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帝王之道備矣六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妙猶美也或作眇眇遠也該備也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脩袞龍之法服敷洪藻信景鑠揚世廟正予樂人神之和允洽君臣之序既肅

熙光也洽浹也三雍謂明堂辟雍靈臺也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禮畢登靈臺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即袞冕鄭玄注曰袞卷龍衣也永平二年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冕冠衣裳敷布也鴻大也藻文藻也謂明帝禮畢登靈臺之後布詔于天下曰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此

為布鴻藻也信讀曰申景大也鑠美也揚世廟謂上尊號光武廟曰世祖正予樂謂依讖文改大樂為大予樂也

乃動大路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大路玉路也皇衢馳道也易曰先王以省方觀人設教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又曰朔南暨聲教皇大也燭照也然後增周舊脩洛邑翩翩巍巍顯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周成王都洛邑漢又增而修之故曰增焉翩翩巍巍顯顯翼翼並宮闕顯盛之貌論語曰不如諸夏之亡詩商頌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極中也洛陽土之中也是以皇城之内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言奢儉合禮也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

流泉而為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騶義合乎靈囿蘋藻並水草也詩小雅曰魚在在藻韓詩曰東有圃草駕言行狩薛君傳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毓亦育也魯詩傳曰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詩大雅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毛萇注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此言魚獸各得其所如文王之靈囿也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杜預注云各隨時之閑也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也歷騶虞覽駟驖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正儀乘輿乃出詩國風序曰騶虞蒐田以時仁如騶虞毛萇注曰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又曰駟鐵美襄公

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其詩曰駟驖孔阜注曰驖驪也阜大也又小雅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馬其詩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注云攻堅也又吉日詩曰我車既好四牡孔阜宣帝詔曰禮官具禮儀也

於是發鯨魚鏗華鍾登玉輅乘時龍鳳蓋颯灑和鸞玲瓏天官景從祲威盛容

鯨魚謂刻杵作鯨魚形也鏗謂擊之也音苦耕反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薛綜注西京賦云海中有大魚名鯨又有獸名蒲牢蒲牢素畏鯨魚鯨魚擊蒲牢蒲牢輒大鳴呼凡鍾欲令其聲大者故作蒲牢于其上撞鍾者名為鯨魚鍾有篆刻之文故曰華爾雅曰馬高八尺以上曰龍月令春駕蒼龍各隨四時之色故曰時也玲瓏聲也蔡邕獨斷曰百官小吏曰天官祲亦盛也

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

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

山靈山神也屬連也音燭方四方也雨師畢星也風伯箕星也韓子師曠謂晉平公曰黃帝合鬼神于泰山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蔡邕獨斷曰天子大駕倫千乘萬騎元戎戎車也詩小雅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毛萇注曰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說文曰鋋小矛也音市延反彗掃也音似銳反

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爓生風吹野燎山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

焱焱炎炎並戈矛車馬之光也說文曰焱火華也音以贍反震讀曰真

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

中囿囿中也續漢志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下有屯長一人

駢猶陳列也杜預注左傳曰百人為隊鄭玄周禮注云天子六軍三軍一偏故此言勒三軍也周禮曰羣吏聽誓于前斬牲以狗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鄭玄注云羣吏將帥也然後舉烽伐鼓以命三驅輕車霆發驍騎電鶩游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彎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穀梁傳曰三驅之禮一為乾豆二為賔客三為充君之庖霆發電鶩並言疾也游基養由基也淮南子曰楚有神白猨王自射之則搏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猨擁木號矣范氏趙之御人也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御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曰吾為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趙岐注曰範法也為法度之御應禮之射終日不得遇詭遇非禮射也則能獲十弦不失禽謂由基也彎不詭遇謂范氏也指顧倏忽獲

車已實樂不及般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泄先驅復路屬車案節高唐賦曰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爾雅曰般樂也禮記曰樂不可極踠猶屈也方言曰泄歇也漢官儀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子虛賦曰案節未舒謂駐車徐行也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左傳鄭子太叔曰為五牲三犧杜預注云五牲麋鹿麏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之犧也郊祭天也天神曰神地神曰祇百靈百神也詩曰懷柔百神覲朝也謂朝諸侯於明堂詩大雅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玄注云緝熙光明也尚書曰休徵孔安國注云叙美行之驗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易繫辭曰仰則觀象于天俯則

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躬謂天子也中夏中國也瞰音苦暫反四裔四夷也稜威也左傳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也西盪河源東澹海漘北動幽崖南趯朱垠盪滌也河源在崑崙山前書曰威稜澹乎鄰國音義曰澹猶動也音徒濫反漘水涯音脣郭璞注爾雅曰涯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漘趯躍也音他歷反說文曰垠界也音銀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爾雅曰讋懼也音之涉反遂綏哀牢開永昌綏安也哀牢西南夷號永平十二年其國王柳貌相率內屬以其地置永昌郡也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

春王猶左傳云春王正月也三朝元日也朝音陟遥反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前書谷永曰今年正月朔日食於三朝之會周禮曰時見曰會殷眺曰同賈逵注曰膺猶受也詩曰因時百蠻也

乃盛禮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

供帳供設帷帳也供音九用反前書曰三輔長無供帳之勞戴延之記曰端門東有崇賢門次外有雲龍門贊引也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

庭實貢獻之物也左傳孟獻子曰臣聞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千品言多也說文曰鍾器也孔叢子曰堯飲千鍾罍酒器也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珍八珍也太牢牛羊豕也饗協韻音香

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鏘管弦曄煜

食舉

謂當食舉樂也蔡邕禮樂志曰大予樂郊祀陵廟殿中諸食舉樂也雍詩篇名也謂食訖歌雍詩以徹也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太師樂官也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也鏗音苦耕反鏘音楚庠反曄煜盛貌也煜音育

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太古畢

左傳晏子曰五聲六律杜預注云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尚書曰九功惟序九序惟歌九功謂金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佾舞行也穀梁傳曰天子八佾韶舜樂名武武王樂名太古遠古也

四夷間奏德廣所及佅兜離罔不具集

間迭也音古莧反詩國風曰漢廣德廣所及也鄭玄注周禮云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禁字書作伶音渠禁反佅音摩葛反周禮伶作禁佅作韎兜作株也

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

臣醉降烟熅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僚遂退萬樂百禮盛言之也暨至也易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禮統曰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入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撞音直江反於是聖上親萬方之歡娛久沐浴乎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尚書曰平秩東作注云歲起於春而始就耕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詩大雅曰率由舊章鄭玄注云舊典文章左傳臧哀伯曰大路越席大羹不和昭其儉也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除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上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修織

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耻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前書文帝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音義曰本農也末賈也背僞去雕飾也歸眞尚質素也杜預注左傳曰纖紝繒布也禮記曰器用陶匏陶瓦器也匏瓠也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故舜棄黃金於嶄巖之山捐珠玉於五湖之川以杜淫邪之欲也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淸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欲之原滅廉正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瑕穢猶過惡也揚雄集曰滌瑕盪穢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神者生之制也又曰和順以寂寞尚書曰弗役耳目百度惟貞淮南子曰吾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

仁也孟子曰孔子德如金聲也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前書平帝立舉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及侯國曰校鄉曰庠聚曰序詩曰獻酬交錯莘莘衆多也音所巾反禮記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又嗟歎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劉攽曰注平帝立舉學官案文多一舉字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詩曰飲酒之飫毛萇注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飫私也尚書曰玄德升聞字林曰讜美言也音黨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

由伏羲畫八卦文王作卦辭孔子作春秋清濁猶善惡也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末流猶下流也謂諸子也前書曰不入于道德放縱于末流論語孔子曰溫故知新可以為師矣又曰由知德者鮮矣且夫辟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辟遠也音匹亦反戰國策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也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防禦謂關禁也輻湊如輻之湊於轂也前書武帝詔吾丘壽王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也秦領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四瀆江河淮濟也河圖曰天有四表以布精魄地有四瀆以出圖書爾雅曰泰山為東嶽衡山為南嶽華

山為西嶽恒山為北嶽圖書之淵謂河洛也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也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館御謂設臺以進御神仙也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也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游俠即西賓云鄉曲豪俊游俠之雄踰侈謂列肆侈於姬姜等也爾雅曰翼翼敬也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注云濟濟多威儀也子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史記曰秦始皇作阿房宮造至也公羊傳曰王者無外也主人之辭未終西

都賔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惵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喻子五篇之詩說文曰矍視遽之貌音許縛反周書曰臨攝以威而惵惵者猶恐懼也音徒頰反喻告也賔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此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非惟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揚雄作長楊羽獵賦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賦並文雖藻麗其事迂誕不如主人之言義正事實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誦之論語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又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其詩曰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於音

烏歎美之辭也詩周頌曰於昭于天孔甚也陽明也國風曰我朱孔陽聖皇宗祀謂祭光武于明堂也詩曰穆穆煌煌宜君宜王穆穆猶敬也煌煌猶美也

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

世祖光武

前書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五位五帝也河圖曰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揚雄河東賦曰靈祇既饗五位時序謂各依其方而祭之

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與緝熙允懷多福

詩小雅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溥亦普也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詩商頌曰猗與那與猗美也允信也懷來也詩大雅曰聿懷多福

辟雍詩

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為梁

湯湯

水流貌莅臨也詩小雅曰方叔莅止大雅曰造舟為皤
梁毛萇注云天子造舟造至也謂連舟為浮梁也

皤國老廼父廼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說文曰皤皤老人貌也音步何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抑抑美也詩曰威儀抑抑爾雅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

於赫太上示我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於赫歎美也太上謂太古立德賢聖之人並著養老之禮今我漢家遵行之也鴻大也文子曰執立德于心化馳如神詩周頌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爾雅曰觀示也

靈臺詩

廼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詩大雅曰經始靈臺崇高也時登以時登之休美也徵驗也

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

祥風祁祁甘雨三光日月星也宣布也精明也五行水火金木土布序謂各順其性無謬沴也習習和也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禮斗威儀曰君政頌平則祥風至宋均注曰即景風也祁祁徐也詩小雅曰興雨祁祁尚書考靈燿曰熒惑順行甘雨時也百穀溱溱庶卉蕃蕪屢惟豐年於皇樂胥百言非一也尚書洪範曰百穀用成溱溱盛貌尚書曰庶草蕃蕪爾雅曰蕃蕪豐也詩周頌曰綏萬邦屢豐年又曰於皇時周於音烏詩小雅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注云胥有才智之名

寶鼎詩　嶽脩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謂永平六年王雒山得寶鼎廬江太守獻之景光也說文曰歊氣出貌音火驕反史記曰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登祖廟兮享聖神昭

靈德兮彌億年時明帝詔曰其以礿祭之日陳鼎于廟以備器用彌終也萬萬曰億尚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靈篇謂河洛之書也固集此題篇云白雉素烏歌故兼言效素烏發皓羽兮奮翘英容絜朗兮於淳精皓白也翹尾也春秋元命包曰烏者陽之精章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章明也侔等也孝經援神契曰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慶讀曰卿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廵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

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二代謂彪及固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東方朔荅客難曰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揚雄解嘲曰范雎魏之亡命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有談范蔡於許史之閒則狂矣固所作賓戲事見前書後遷玄武司馬續漢志曰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玄武司馬主玄武門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章帝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者或以為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

憚南虜南匈奴也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曰竊自惟思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文帝與匈奴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也或臣服而致之宣帝時匈奴稽首臣服遣子入侍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始復修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建武二年日逐王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印綬

至於其末始乃暫絶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先帝謂明帝也永平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報使北匈奴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宣帝五鳳三年單于名王將衆五萬餘人來降稱臣朝賀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遣子右賢王入侍下不失

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可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為風塵相侵擾則風塵起方復求為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為策近長固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典謂堯典引猶續也漢承堯後故述漢德以續堯典以為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文雖靡麗而體無古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體雖典則而其事虛偽謂王莽事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其辭曰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烟烟煴煴有沈而奧有浮

而清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蔡邕曰絪緼陰陽和一相扶貌也與濁也易乾鑿度曰清輕者為天濁沈者為地沈浮交錯庶類混成庶類萬物也混猶同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乎草昧玄混之中人主謂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也初始謂伏羲始以木德王也木生火故神農以火德五行相生周而復始草昧謂草創暗昧也易曰天地草昧幽玄混沌之中謂三皇初起之時也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易繫辭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踰越並過也詔告也言過繩契以上既無父子故寂寥而無文詔系謂易繫辭也故易繫而不得綴連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者氏號謂太昊號庖犧氏炎帝號神農氏黃帝號軒轅氏之

類紹繼也謂王者繼天而作闡開也繹陳也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夐乎其書猶可得而修也易曰帝出於震始以木德王天下故曰皇初之首又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是其書可得而修也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亞斯之代謂少昊顓頊高辛等雖通變神化而易繫不載其事故曰函光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蹤者莫崇乎陶唐稽考乾天也論語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龍翼謂稷契等為堯之羽翼易乾上九曰用九見羣龍無首吉鄭玄注云六爻皆體龍羣龍象也謂禹與稷契咎陶之屬並在于朝炳明也典謨謂堯典皐陶謨也為道德之冠首蹤跡之卓異者莫異于陶唐爾雅曰崇高也陶唐舍胤

而禪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舍胥謂堯舍其胥子丹朱而禪於舜舜亦舍其子商均而禪禹書曰熙帝之載孔安國注云熙廣也載事也言稷契並能廣立功事於堯舜之朝越於也於是成其子孫湯武之業並得為天子也湯契之後武王后稷之後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股肱謂稷契也既周謂其子孫並周徧得為天子元首堯也言天更歸功于堯又將授漢以帝位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俾使也三季三王之季也易乾孽懸象暗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文言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乖謂失於常度也倫理也斁敗也尚書曰彝倫攸斁舊章缺謂秦燔詩書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

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燦爛眞神明之式也玄聖謂孔丘也春秋演孔圖曰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聖莊子曰恬澹玄聖素王之道緝學立制謂爲漢家法制也宏洪並大也亮信也表明也相助也迪蹈也哲智也言贊揚蹈履哲智之君謂高祖等也尚書曰茲四人迪哲燦爛盛明也式法也雖前聖皋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皋皋陶也夔舜之典樂者衡謂阿衡卽伊尹也旦周公也密勿猶黽勉也茲謂孔子言皋夔等比之爲褊小矣是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論語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時至氣動謂高祖聚彤雲於碭山光武發佳氣於白水易乾卦九二曰見龍在田九四曰或躍在淵並喻漢初起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

電熛胡緼𢀖分不莅其誅拊翼以雞為喻言知將旦則鼓其翼而鳴前書曰張陳之
交拊翼俱起以喻高祖光武也紛紜盛貌也如雲之烝
言天下英傑為漢者多矣熛光也胡緼謂胡亥緼死也
𢀖分謂公賓就斬𢀖也莅臨也言天
下先為漢誅之高祖光武不親臨也

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尚書曰欽若昊天欽敬也若順也上下謂天
地也書曰格于上下羣后諸侯也易曰君子
正位凝命也尚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
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言二祖初即
位居尊之時並讓言于德不能嗣成帝功有此淵深穆
敬之讓高祖初即位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無
實之名非所取也光武即位固辭至于再三靡無也矢
陳也敦猶迫逼也詩云矢于牧野又曰敦敦淮濆言漢

取天下無號令陳師敦廹奮武撝旄之容詩曰奮伐荆楚尚書曰王秉白旄以麾撝亦麾也言並天人所推不尚威力也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藴孔佐之弘陳云爾正統謂漢承周為火德尚書堯典曰允恭克讓謂漢承堯克讓之後歸運謂堯歸運于漢也炎上謂火德烈精言盛也藴藏也孔佐謂孔丘制作春秋及緯書以佐漢也即春秋演孔圖曰卯金刀名為劉中國東南出荆州赤帝後次代周是也謂大陳漢之期運也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洋洋美也若如也儀法也謂如此美德可謂五帝之上法也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五伯上下不相信服方有誥誓五帝之時上下和睦故誓不及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賾可探也鋪徧也二代殷周也

洪纖猶大小也度法度也賾幽深也言徧觀殷周大小之法其幽深可探知之並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所服奕世勤民以伯方統牧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匱鄭玄注云匱盛土籠也侯服甸服謂諸侯也湯為桀之諸侯文王為紂之諸侯奕猶重也自契至湯十四代后稷至文王十五代並積勤勞于人也伯方猶方伯也謂湯為夏伯文王為殷伯並統領州牧乘其命賜彤弧黃戚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周禮九命作伯彤弧赤弓黃戚黃金飾斧也禮記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賜斧鉞然後殺韋顧並國名湯滅之詩殷頌曰韋顧既伐黎崇亦國名史記文王伐崇尚書曰西伯既戡黎格來也至乎三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離其師草滅天邑三五未詳京師京都也武王都鎬湯都亳詩云

宅是鎬京武王成之尚書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自從也北面謂臣也湯武並以臣伐君史記曰如虎如羆如豺如離於商郊音義曰離與螭同革攺也易曰湯武革命天邑天子所都也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劉攽曰注京師京都也案文多一師字

是故義士偉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曰薄德杜預注曰伯夷之屬也史記曰伯夷叔齊逢武王伐紂叩馬諫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偉猶異也敦厚也武周武王樂也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護湯樂也左傳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

然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舄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於歎

辭也穆美也歎歎美周家之德詩周頌曰於穆清廟猗亦歎之辭也那多也歎歎美湯之德多也殷頌曰猗與那與論語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何晏注曰翕盛也純和諧也皦其音節明也鄭玄注云繹調達之貌此言殷周之代尚有於穆猗那之頌揩之於翕純皦繹之樂尊祖嚴父宗祀配天於明堂之中詩商頌曰濬哲惟商長發其祥言發禎祥以流慶於子孫周頌曰秉文之德對越在天舄奕猶蟬聯不絕也

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爾

誕大也言殷周二代改化之迹大略有常也篇籍謂詩書也朗明也渝變也言光彩文藻朗明而不變耳其餘殊異不能及於漢也

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

矧況也漢承唐虞之基逆流曰泝孕懷也育養也甄陶謂造成也前

書音義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言虞夏殷周之先祖並嘗為堯臣○劉攽曰注漢承唐虞之基案注緋唐基耳何故輒出虞字明當作堯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於鬼區慝亡迥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二祖高祖世祖也尚書曰宣重光襲重也四宗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代宗宣帝為中宗明帝為顯宗燭照也言如日之照六幽六合幽遠之地鬼區遠方也易曰高宗伐鬼方慝惡也迥遠也泯滅也瑣小也頤養也言凶惡者無遠而不滅微細者何小而不養也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三才天地人也易曰兼三才而兩之登升也績功也言升天之功非堯不能興也尚書曰昭升于上鋪布

也遺策堯之餘策謂堯典也在下謂後代子孫也言堯典為子孫之訓非漢不能弘大也

厥道至乎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豪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

經緯天地言陰陽交泰也出入三光言日月星得其度也混元天地之總名也豪芒纖微也老子曰和陰陽節四時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毫毛潤澤性生也循順也含生之類皆順於理尚書曰別生分類品物萬殊亨通也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無與抗

皇家帝代謂漢家歷代也列辟謂古之帝王也言漢家德可以臣彼列辟功可以君彼百王相如封禪書曰歷選列辟鏡猶光明也抗猶敵也讀曰康

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諭制作

爾雅曰虔

鞏固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言帝固為勞謙也兢兢戒慎也業業危懼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理定制禮今不敢論制禮作樂之事言謙之甚也至令遷正黜色賓監之事煥揚宇內而禮官儒林屯朋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彷彿雖云優慎無乃葸歟遷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色也賓謂殷周二王之後謂漢之賓監視也視殷周之事以為監戒論語孔子曰周監于二代屯衆也朋羣也不傳謂不制作篇籍以紀功德也彷彿猶髣髴也論語孔子曰慎而無禮則葸鄭玄注云葸質慤貌也言雖優游謙慎無乃太質慤也於是三事嶽牧之僚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三事三公也僉皆也躬奉天經惇睦辯章之化洽天經謂孝也孔子曰

夫孝天之經謂章帝初即位四時禘祫宗祀於明堂也尚書曰惇叙九族又曰九族既睦辯章百姓鄭玄注云辯別也章明也惇厚也睦親也章帝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皆留京師也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巡撫也靖安也黎蒸皆衆也懷思也保安也浹洽也尚書曰懷保小人惠鮮鰥寡謂章帝在位凡四巡狩賜人爵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燔瘞縣沈肅祇羣神之禮備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肅祇恭敬也封禪書曰湯武至尊不失肅敬元和中詔曰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庪音居毀反是以鳳凰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暉采鱗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尚書曰鳳凰來儀元和二

年詔曰乃者鳳凰鸞鳥比集七郡羽族謂羣鳥隨之也觀魏門闕也肉角謂麟也伏侯古今注曰建初二年北海得一角獸大如麕有角在耳間端有肉又元和二年麒麟見陳一角端如葱葉色赤黃擾馴也緗文皓質謂騶虞也說文曰騶虞白虎黑文尾長于身古今注曰元和三年白虎見彭城黃暉采鱗謂黃龍也建初五年有八黃龍見于零陵古今注曰元和二年甘露降河南三足烏集沛國軒翥謂飛翔上下也

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牒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羨溢乎要荒

嘉穀嘉禾靈草芝屬古今注曰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大坐狀章和九年詔曰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絕奇獸神禽謂白虎白雉之屬也建初七年獲白鹿元和元年日南獻生犀白雉言應於瑞圖又合乎史諜也坰牧郊野也卓犖殊絕也羨音以戰反○劉攽

曰注如人冠大坐案文大當作衣冠如人衣冠坐也昔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麰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孝經援神契曰周成王時越裳來獻白雉朱烏謂赤烏也尚書中候曰大子發渡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烏玄秬黑黍也詩大雅曰誕降嘉種惟秬惟秠黃麰麥也謂赤烏銜牟麥而至也詩頌曰貽我來牟詩大雅曰濟濟多士又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又曰奉璋峨峨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為身而有顓辭也詩大雅曰昭明有融寅敬也尚書曰嚴恭寅畏聿述也懷思也詩大雅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貽遺也燕安也後昆子孫也言此並以光寵神靈文王武王之德遺燕安于子孫也詩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覆猶

重也懿鑠並美也詩大雅曰我求懿德又曰於鑠王師言詩人歌頌周之盛德當成康之時其成王康王豈獨為身而有自專之辭也並上寵文武之業下遺子孫之基也言今章帝既獲符瑞之應亦宜同成康之事也

若然受之宜亦勤恁旅力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受之謂漢受此符瑞也說文曰恁念也音人甚反旅陳也允當也恭肅之館謂廟中也金縢以金緘匱藏符瑞之書於其中也御猶陳也東序東箱也秘寶謂河圖之屬尚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孔安國注曰河圖八卦是也言啓金縢之書及河圖之卦以占之也流猶徧也

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圖書河圖洛書也亮信章明哲智言天授圖書者為天子所知也孔孔丘也猷

啚也孚信也孔丘之啚先命漢家當須封禪此聖人之信也體行猶躬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丁當也辰時也景大也逸休順命以創吉之代當封禪之時此為天子之大命也

制定性以和神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于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勑天乎命謂符瑞也荅對也三靈天地人之神也蕃多也祉福也展陳也放效也音甫往反效唐堯之文謂封禪也尚書璇璣鈐曰平制禮樂放唐之文茲事謂封禪之事大而且信次止也寤寐常止于聖心言不可忘之也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蔑輕也彈難也勑正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尚書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

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伊維也邈古猶遠古也楚詞曰邈古之初戾至也言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作者謂封禪者史記管仲曰自古封禪七十二君并武帝及光武為七十四君俾使也有天下不使其封禪而假為竹素之文者無有光揚法度而棄其文章不封禪者也台我也今其如我何獨闕也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與之乎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聖上謂章帝也諭告咨謀也道德仁義人所常行故以酒食為喻焉淵源林藪喻深邃也元天也符瑞也詩曰肴核惟旅覈亦核也謂果實之屬既成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緝萬

嗣煬洪暉奮炎景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讜直言也繇兆辭音冑左傳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不習則增修其德而改卜碩大也慮思也廣雅曰絣續也音方盟反景大也炎謂火德汪汪猶深也今文尚書泰誓篇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鄭玄注云丕大也律法也疇誰也亘猶竟也唐哉謂堯也皇哉謂漢也言唯唐與漢唯漢與唐固後以母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與叅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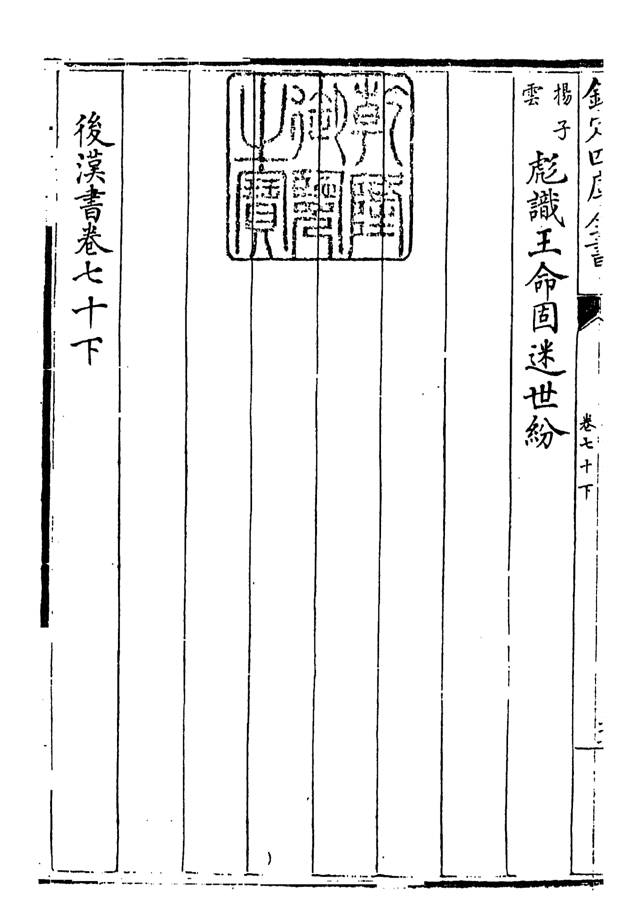
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永元二年南單于出雞鹿塞擊北匈奴於河雲大破之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譴責兢抵主者吏罪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論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激揚也詭毁也抑退也抗進也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猒信哉其能成名也爾雅曰亹亹猶勉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言遷所是非皆與聖人乖謬即崇黄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是也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固序游俠傳曰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雖其陷于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而不悔也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六國五伯之罪人四豪

者又六國之罪人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不容於誅也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愈猶甚也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謂下蠶室然亦身陷大戮此已上略華嶠之辭智及之而不能守之論語孔子之言也言有智而不能自守其身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史記齊使者至越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遺其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越王知晉之失計不自知越人之過是目論也言班固譏遷被刑而不知身自遇禍

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沈約宋書曰初謝儼作此贊云裁成典墳以示范曄曄改為帝墳比良遷董謂司馬遷董狐也左傳曰董狐古之良史也兼麗卿雲司馬長卿

揚子雲 彪識王命固迷世紛



後漢書卷七十下